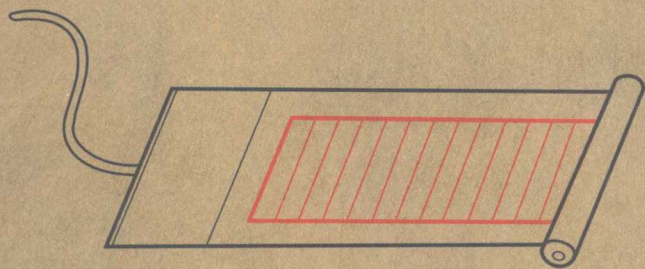





古籍修复案例述评

张平 吴澍时 编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古籍修复案例述评

张平 吴澍时 编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修复案例述评/张平,吴澍时编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13-4815-2

I. ①古… II. 张… ②吴… III. ①古籍—图书装修 IV. ①G2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483 号

责任编辑:王涛

书名 古籍修复案例述评

著者 张平 吴澍时 编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3.625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4815-2

定价 60.00元

弁 言

1918年的一天,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金事鲁迅、视学张宗祥,两人同去北京成贤街孔庙参加祭孔活动,之后顺路到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参观京师图书馆。他俩正在一部陈列的善本书目前指点“江山”,不料身后却站着教育总长傅增湘,两人见后深感不好意思,彼此点头示意就走开了。两天后,总长忽然召见张宗祥,要他去京师图书馆工作。一切人事调动可以商量,尤须将善本书目编好。张一再推辞,不想离部莅馆。于是傅又找到张的好友鲁迅,让他说服敦促张接受调动。同年12月20日,张宗祥卸去部职,到京师图书馆出任主任。张氏到馆后,见馆舍四周民居过多,存在火灾隐患;典籍破损严重,且无装具,需要组织力量修复,尔后配置装具,但当时馆中没有正规装修建置,修复人员匮乏,于是报部请求鲁迅帮忙拨款支持。鲁迅认为所说皆属实务,尽可能满足了要求,使图书馆有条件聘请到李道之等专职修复人员,组建了古籍修复室。这大概是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的滥觞。从那时算起,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装修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百年来,国图古籍修复室薪火相传,师徒相继,一代代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妙手回春,修旧如初,确保了珍贵典籍的安全传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图的善本书入藏量大质高,修复任务也与日俱增。《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赋役全书》等规模较大的工程,相继动工修复。在这些修复工程中,既培养锻炼了人才,保护了重要典籍,取得了重要的修复成果和成功的修复经验,但也毋庸讳言,当中也有一些可以引以为戒的教训。如何及时总结并汲取这些经验与教训,为日后的修复工作提供历史借鉴,使国图的古籍修复水准更上一层楼,这是国家图书馆几代领导人的厚望。但是,由于历来古籍修复人员的组成,多是来自琉璃厂古籍书铺学徒出身的老师傅,他们技术很高,经验也很丰富,就是文化程度不高,始终未能完成这样的历史总结。张平同志此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对国图古籍修复历史的别样总结,也会推动国图古籍修复迈出新的步伐。

张平同志在工厂工作过,在国图也做过木工,心灵手巧,安稳踏实。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国图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室,从事善本古籍修复工作。时间不足三十年,技术却能出类拔萃,并参与设计创造国图纸浆补书机,以他的固有学养来讲,实属不易。其人的特点是勤于思考,长于实践,善于总结,《古籍修复案例述评》的成书,便是他这些特点综合发力的产物。

国图古籍修复的历史很长,但多无修复档案的积累。能在所存的片纸只字中,归纳出这么

多修复案例,并加以述评,分析其优劣得失,申明其有效的技术操作,以利国图未来古籍修复事业的长远发展,精神难能可贵,成果扎实喜人,用心良苦可钦。书稿装订成册,张平同志携来请序。我和张平同志是小同事、大同行,他的每一成长,我都窃喜于心。今天有成果杀青付梓,我比他本人还激动,故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弁在书前,以示祝贺。

李致忠

2012年2月23日于国图

前 言

2007年5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古籍修复技术初级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是关于古籍修复技法和基础理论。五年的时间里,培训班结业的学员有数百人。随着教学内容的深入和各地古籍保护工作的需求,中心办公室提出了举办古籍修复技术提高班的设想。为了满足教学要求,开始策划新的教学内容,并撰写教材。

目前古籍修复文献中缺乏对修复实践的记录、分析和研究,学员们也表示需要具体案例的借鉴和指导,我们决定以此为切入点,填补研究空白。选题确立后得到了馆领导的支持,并以“古籍修复案例分析”为题申请了馆级科研项目。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鉴定。在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修改,根据内容将书名定为《古籍修复案例述评》。

本书包括概论、十七个古籍修复案例、四个其他类型文献修复案例、名词解释和参考书目等部分。

概论包括三个部分:一、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前人在书籍保护修复方面的经验和理念,取长补短,使古籍修复这项重要的工作更具知识化、科学化;二、修复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古籍修复的主要原则,用以指导具体的修复工作;三、古籍修复档案的结构及著录内容。

案例一至十七详细记述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图书馆所开展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古籍修复案例,包括卷装古籍、册叶(页)装古籍、拓片、地图、佛教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等,时间跨度六十余年。每个案例是记录一部书详细的修复档案,内容除了书籍出库、交接等管理信息之外,还包括文献目录、实物信息、保存状况、修复历史、检测信息、修复方案、修复方法、图像信息和述评。对修复方案、修复材料、修复技法、修复步骤分别用文字和照片予以记述并说明,述评部分是运用修复理论和修复质量标准对以上部分逐一进行述评,对成功修复经验进行总结,对需要改进之处进行剖析。通过分析不同修复方案产生的不同修复结果,说明正确制定修复方案的重要性。

附录中的四个案例不完全属于古籍修复的范围,但也是修复人员在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总结,附于正文之后,以供参考。

古籍修复专业名词对了解本书的内容有所帮助,本书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以期更多的人能读懂此书,能关注古籍保护事业。

张平负责撰写《赵城金藏》的修复、册叶(页)装古籍的修复、拓片的修复、地图的修复、藏

文古籍的修复、彝文古籍的修复和其他类型文献修复案例,张平和吴澍时共同撰写前言、概论、敦煌遗书的修复、西域文献的修复、名词解释和后记。李致忠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序言,在此表示感谢!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们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一是感谢肖顺华、顾书强两位恩师及古籍修复界的前辈,是他们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古籍修复技术和字画装裱修复技术;二是感谢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对本项目的支持,感谢古籍馆陈红彦、林世田、李济宁、杜伟生、鲍国强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徐蜀对本书撰写提出的建议;三是感谢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老、中、青三代修复师,这些案例是他们辛勤劳动结出的硕果,是他们的工作和经验总结给本书提供了素材。

作者
2012年3月10日

目 次

弁 言	1
前 言	1
概 论	1
第一章 卷装古籍的修复	15
案例一 《赵城金藏》的修复	18
案例二 敦煌遗书的修复	21
述评	42
第二章 册叶(页)装古籍的修复	47
案例三 接镶古籍的修复——《后汉书》	51
案例四 包背装古籍的修复——《永乐大典》	55
案例五 絮化、缺损古籍的修复——《阙里志》	61
案例六 返铅、酸化古籍的修复——《千家诗》	64
案例七 严重虫蛀古籍的修复——《妙法莲花经》	68
述评	75
第三章 拓片的修复	86
案例八 单幅拓片的修复	91
案例九 拓片立轴的修复——《馭方鼎》	97
述评	101
第四章 地图的修复	104
案例十 单幅地图的修复——《最新北平大地图》	107
案例十一 地图立轴的修复——《京都城内神机营各营值班图》	111
案例十二 《十三陵图》的修复	115
案例十三 “样式雷”图档的修复	122
述评	129

第五章 少数民族文献的修复	141
案例十四 西夏文献的修复	142
案例十五 西域文献的修复	152
案例十六 藏文古籍的修复	159
案例十七 彝文古籍的修复	163
述评	166
附录一 其他类型文献修复案例	173
案例十八 《黄钟日报》的修复	173
案例十九 毛里求斯档案的修复	177
案例二十 老照片的修复	181
案例二十一 水浸图书的处理方法	187
附录二 名词解释	196
参考书目	208
后 记	209

概 论

一、古代书籍的保护与修复

1. 古代书籍保护历史概述

书籍保护,自古重之。纸张出现之前,写字多用竹简。新竹含水,易折裂、易蠹。为使竹简长期保存、驱虫避害,古人创造了“杀青”的方法,即把新竹用火炙烤,使竹烤干脱水并刮去青皮,以延长保存时间。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纸张被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东晋末年丞相桓玄下令将纸作为公文书写材料:“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随着纸质书籍的大量出现,人们也开始关注纸质书籍的保护,如:用潢纸、椒纸、万年红纸防虫,曝书法防虫防潮,调制浆糊的制作方法以保护书籍等;倡导书籍保护的理念,并积累了书籍修补的方法和修复原则。

(1) 古人使用的保护方法

入潢

早在汉魏,人们就知道用黄檗汁染纸避蠹的方法。黄檗,可作染料,也是中药材,含有生物碱,主要是小檗碱。用黄檗汁染纸的方法,被称为“潢”纸。晋陆云《陆士龙集·卷八》:“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说的就是用黄檗把纸染色。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专记染潢及治书法:“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蘖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豆黄特不宜裹,裹则全不入黄矣。”这里讲了入潢的操作方法,并提出了对潢纸颜色的要求:“灭白便是”。若颜色染得深了,时间一长纸的颜色就会变暗。

纸张入潢一为染色,二为防虫。宋赵希鹄《洞天清录》载:“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辟蠹。”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也说:“纸:古人杀青为书后乃用纸……唐人有硬黄纸,以黄蘖染成,取其辟蠹。”在现存书籍中,敦煌遗书和唐人写经中有很多是用潢纸、硬黄纸的。有的是先写后染,有的是先染后写。虽历经千年,但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鲜有虫蛀痕迹,说明潢纸、硬黄纸的防虫避蠹作用是很明显的。

“硬黄纸”是经过“打纸”,再染潢、上蜡加工而成的纸。“打纸”即用木锤依次敲打纸张,纸张经过“打”过后,纤维结构变得紧密。《齐民要术》记载:“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入潢即是用黄檗汁染纸。上蜡指纸张经过黄檗染色后在表面上蜡,再经过研光,使其表面变得光洁莹润。后来发展成为涂布技术,即是用淀粉和垩粉填充纸张纤维间的空隙,其作用是阻断

墨向纸张纤维中泅化。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还记载：“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纸上由于涂了蜡，纸的防尘、抗水能力大大增加。硬黄纸在制作过程中通常要经过“研光”处理，纸面光洁莹润，纸质精良。

椒纸

宋代，有人用椒汁染制的纸来印书，这种纸称为椒纸或染椒纸。据说椒纸是用胡椒、花椒和辣椒的汁浸染而成的，因为胡椒、花椒、辣椒的果实中含有香茅醛等物质，古人以为可以防虫避蠹。据《天禄琳琅》载，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刻木记云：“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廊司局内曹掌典秦玉楨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被蠹鱼伤牋，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牋。”

万年红纸

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一种用红丹制成的防虫纸。是将铅丹作为涂料刷在纸面上，阴干后，纸张呈鲜艳的红色，经久不褪，这种纸被称为万年红。红丹的主要成份是四氧化三铅，有一定的防虫作用。古书采用这种纸作为护叶或衬纸，既能防蠹，也能起到美饰书籍的作用。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红丹的制备方法：“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磺十两、硝石一两。溶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磺，待为末则成丹矣。”

藏书

孙庆增《藏书纪要》：“收藏书籍，不独安置得法，全要时常检点开看，乃为妙也。若安置虽妥，弃置不管，无不遗误。至于书柜须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银杏木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今亦鲜能为之，惟造书楼藏书，四围石砌风墙，照徽州库楼式乃善。不能如此，须另置一宅，将书分新旧钞刻，各置一室封锁，匙钥归一经管，每一书室一人经理，小心火烛，不致遗失，亦可收藏。若来往多门，旷野之所，或近城市，又无空地，接连内室、厨灶、衙署之地，则不可藏书。而卑湿之地，不待言矣。藏书断不可用套，常开看则不蛀，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柜内置春画、辟蠹石可辟蠹鱼，供血经于中以辟火。书放于柜中或架上，俱不可并，宜分开寸许，放后亦不可放足，书要透风则不蛀、不霉。书架宜雅而精，朴素者佳，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狭，亦不可太阔，约放书二百本为率。安置书架，勿于近窗并壁之处，案头之书三日一整方不错乱，收藏之法，惟此为善也。”

书库的通风，叶德辉在《藏书十约》讲到：“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宜高墙别院，与居宅相远，室则宜近池水，引湿就下，潮不入书楼，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遇东风生虫之候，闭其东窗。窗橱俱宜常开，楼居尤贵高敞，盖天雨瓦湿，其潮气更甚于室中也。”

古籍收藏在书库、摆放在书柜中，仍不能完全摆脱蠹虫、尘土的侵害，所以就在书籍的外面添加防护装具。使用这些防护用品的初衷就是为了防虫、防尘，但由于书籍使用这些防护装具，书籍保存的环境相对稳定，客观上也起到了防光、防潮、防霉的效果。在古籍中使用装具是古代保护书籍的重要措施。

曝书

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记载，汉代已实行曝书，以防潮防蠹。“江淮已南，地气卑湿。五月上旬连下旬尤甚。月令土润溽暑，是五月中气，过此节已后皆须曝书，‘汉崔寔七夕暴书，阮焉能免俗’，盖此谓也。”孙从添《藏书纪要》亦记“汉唐时有曝书会，后鲜有继其事者”。

《齐民要术》记曝书法：“书厨中欲得安，麝香、木瓜，令蠹虫不生。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卷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暳。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

《晋书》卷三十一：“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曝书遇暴雨，不觉自起。”至于曝书的时间，当以六月为宜。清《御定月令辑要》卷十一：“六月六日，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每岁故事也。”《东阳县志》：“六月六日，士女勤者取书籍、衣服曝之庭。‘六月六，间书策’、‘六月六，检箱服’皆谚语之可听者也。”对于曝书的效果，《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说：“凡收藏书画于未梅雨前，晒极燥顿匣柜中，厚以纸糊门及小缝，令不通风，即不霉。”

《藏书纪要》：“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面，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抬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抬板连书入屋内，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入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乱。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鲜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

药物防虫

古人很早就了解使用药物驱虫的知识。《齐民要术》卷三：“书厨中欲得安，麝香、木瓜令蠹鱼不生。”《梦溪笔谈》卷三：“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招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

浆糊

古人对于书籍装裱和修复中浆糊的使用比较讲究。《历代名画记》中说：“凡煮糊必去筋，稀缓得所，搅之不停，自然调熟。余往往入少细研薰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

《元秘书监志》记载裱褙匠焦庆安提供的打面糊物料的配方：“黄蜡一钱，明胶一钱，白矾一钱，白芨一钱，藜藜一钱，皂角一钱，茅香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此配方集粘合剂、防腐和芳香三合一，这说明当时印书在装订用料方面已是十分考究了。

明周嘉胄在《装潢志》中详细记载了制糊与用糊方法：“先以花椒熬汤，滤去椒，盛净瓦盆内放冷。将白面逐旋轻轻糝上，令其慢沉，不可搅动。过一夜，明早搅均。如浸数日，每早必搅一次。俟令过性，淋去原浸椒汤，另放一处。却入白矾末，乳香少许，用新水调和，稀稠得中，入冷锅内，用长大搯槌不住手搯转，不令结成块，方用慢火烧，候熟，就锅切作块，用原浸椒汤煮之，

搅均再煮。”

清周二学《赏延素心录》：“糊法：用陈天水一缸，以洁白飞面入水，水气作酸，再易前水，酸尽为度。既曝干，入白矾少许，和秋下陈天水，打成团，入锅煮熟。倾置一缸，候冷，浸以前水，日须一易。临用人磁甌，千杵烂熟，以前水匀薄，大忌浓厚。夏裱治糊，十日之前；春秋治糊，一月之前；过宿便失糊性。装潢郑墨香云：糊帚新则硬涩，旧则脆脱，利用在不新不旧之间。说颇近理，附入以备艺林采取。”

孙庆增《藏书记要》记浆糊制作方法：“糊用小粉、川椒、白矾、百部草细末，庶可免蛀。”

(2) 保护理念

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古人保护书籍的理念。

《齐民要术》记载书卷开卷及卷收法：“凡开卷读书，卷头首纸，不宜急卷；急则破折，折则裂。以书带上下络首纸者，无不裂坏；卷一两张后，乃以书带上下络之者，稳而不坏。卷书勿用鬲带而引之，匪直带湿损卷，又损首纸令穴；当衔竹引之。书带勿太急，急则令书腰折。骑蓦书上过者，亦令书腰折。”又记书籍标注法：“凡点书、记事，多用绯缝，缙体硬疆，费人齿力，渝污染书，又多零落。若用红纸者，非直明净无染，又纸性相亲，久而不落。”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体现了爱护书籍和及时修补的理念。

元代的赵孟頫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

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约》：“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递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

宋费衮《梁溪漫志》记载司马光读书法：“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可见古人对书籍的爱护细致入微。

(3) 装订修复

《齐民要术》记载书籍修补法：“书有毁裂，酈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癍疮硬厚。癍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式裂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指出修补用纸的要求，即补纸大小薄厚得宜，不可过大过厚，否则既不美观，也有碍于保护。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褙轴记述上蜡法、上背纸法、洗画法等：“自晋代已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汧国公家背书画，入少蜡，要在密润，此法得宜……勿以熟纸背，必皱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纸，纸缝先避人面及要节处。若缝缝相当，则强急卷舒有损，要

令参差其缝,则气力均平。太硬则强急,太薄则失力……古画必有积年尘埃,须用皂荚清水数宿渍之,平案扞去其尘垢,画复鲜明,色亦不落。”

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新 BD14129 号上留有三界寺僧人道真于公元 934 年写下的修复愿文:“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一部分是古人修复过的经卷,在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法上有明显的特征。补纸有两种,一种是抄写经书剩余的素纸,另外一种是被废弃的书叶;补纸很厚,在 0.12—0.28 毫米之间;有的补纸很大,其中最大一块长 48 厘米,宽 24.8 厘米;从修复技法上看,大多仅是简单粘补,有时补丁还相互重叠。敦煌卷子上的记录和修复实物反映了当时修复经书的情况。

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应古画装褙,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秾艳。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稍。”这里讲的是修复中不可对原件进行过多的干预。

关于书院藏书修复的记载:在白鹿洞书院藏图书管理制度中,其图书修整一条最有特色,“整书事宜”:“修整书籍,每五年一大修,三年一小修。南康府呈委主洞教官,慎选博识谨笃洞生四名,查理损坏书籍若干本,动支洞租,召募书匠逐一修整。”据文献记载,“整书事宜”一条原载白鹿洞书院的“旧志”中,嘉靖四十三年(1564)山长陈汝简将其附于《经籍志序》之后,而李元资嘉靖四十五年作《白鹿洞学交盘册序》又有“已经修整者序列于前,未经修整者附列于后”的记载,说明白鹿洞书院确实对破损书籍进行过修补。

清人孙庆增著《藏书纪要》记载书籍装订、修补方法与使用材料等:“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古时有宋本、蝴蝶本、册本各种订式,书面用古色纸,细绢包角,裱书面用小粉糊入椒矾细末于内,太史连三层裱好贴于板上,挺足候干,揭下压平用,须夏天做秋天用。折书页要折得直,压得久,捉得齐,乃为高手。订书眼要细,打得正而小,草订眼亦然。又须少,多则伤书脑,日后再订,即眼多易破,接脑烦难。天地头要空,得上下相趁。副页用太史连,前后一样两张,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细沙石打磨,用力须轻而匀,则书根光而平,否则不妥。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根订结,要订得牢,钳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修补旧书,衬纸平伏,接脑与天地头并,补破贴欠口,用最薄棉纸熨平,俱照补旧画法,摸去一平,不见痕迹,弗觉松厚,真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处,或字脚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为精妙。书套不用为佳,用套必蛀,虽于紫檀香楠匣内藏之,亦终难免。惟毛氏汲古阁用伏天糊裱,厚衬料,压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笺或石青、石绿、棕色、紫笺俱妙,内用科举连裱里。糊用小粉、川椒、白矾、百部草细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检点,稍犯潮湿,亦即生虫,终非佳事。糊裱宜夏,折订宜春,若夏天折订,汗手并头汗滴于书上,日后泛潮,必致霉烂生虫,不可不防。凡书页少者宜衬,书页多者不必,若旧书宋元钞、刻本,恐纸旧易破,必须衬之,外用护页方妙。书签用深古色纸裱一层,签要款贴要正齐,不可长短阔狭,上下歪斜,斯为上耳。”

2. 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中的书籍修整人员

受资料所限,唐以前的官方机构中书籍修整人员的情况不得而知。现根据所见史料简单梳理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中的书籍修整人员。宋以前的书籍多为卷轴,宋本为蝴蝶装,故装订人员在唐称为“装潢手”,在宋称为“表背匠”或“装背匠”。如贞观二十二年国诠写《善见律》有“装潢手辅文开装”字样,辅文开是现在所知最早的装潢工;又有装潢手解善集装唐咸亨三年(672)写本《妙法莲华经》的记载。在国家图书馆藏宋版《文苑英华》封底有“景定元年(1260)十月二十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一行文字。

在唐代的官方机构中已设有专门的书籍装订人员,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门下省有“修补制敕匠五人,装潢一人”;中书省有“装制敕匠一人,修补制敕匠五十人”。说明唐代官方装订机构中有装潢和修补的分工,而且修补人员的数量远远多于装潢人员。《赏延素心录》亦有:“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辈,要皆良工好手。”

宋代的秘书省“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设官分职,负责修纂日历,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及校典籍等事,设有“装裁匠”或“装界匠”。

《宋会要辑稿·职官九》:“龙图阁藏太宗御集,天章阁藏真宗御集,以内侍四人为勾当官,掌典籍、国书、珍宝、符瑞之物;典书五人,楷书二人,装裁匠一人。”“太宗端拱元年五月,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二年,诏秘阁定置典书、楷书各五人,写御书十人。其后减典书二人,又增楷书三人,别置装裁匠十二人。”“秘书监杨万里等言:国史日历所修写《至尊寿皇圣帝日历》,进册三本……每本用贡余纸四万五千张,内小本一部用二万二千五百张,并装〔背〕物帛等。本所装界匠三人趣办栏界,委是不前,乞下临安府差拨五名并手趁办。”“翰林御书院,在崇政殿东北横门外,掌御制御书及供奉笔札图籍之事,以内侍三人勾当……祇候十七人,笔匠十七人,装界匠九人,印碑匠六人,雕字匠五人。”

《宋史·职官四》:“秘阁系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置直阁、以朝官充……直阁、校理通掌阁事,掌缮写秘阁所藏。供御人、装裁匠十二人。”

元在定都北京以前,于太宗八年(1236)在燕京设立了编修所,于平阳设立经籍所。元至元十年正月又在北京设立了秘书监,掌管历代图书。至元十四年又把平阳的经籍所迁至北京,接着又创立了兴文署,专门掌管图书的雕刻和印刷。据元《秘书监志》记载,秘书监有专门的裱褙人员,而且有“裱褙人”、“裱褙匠”和“接手从人”的分工。“秘书监据知书画支分裱褙人王芝呈,近蒙都省钦奉圣旨:裱褙书画,差官前到杭州取发芝并匠人陆德祥等共五名,驰驿前来秘书监裱褙书画勾当……总计五名:知书画支分裱褙人一名:王芝;裱褙匠三名:陆德祥、冯斌、尤诚;接手从人一名:陈德”。

明代最大的印刷部门是司礼监和国子监,其司礼监经厂规模很大。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嘉靖初司礼监经厂有刻版工匠三百一十五名,印刷工匠一百三十四名,折配工匠一百八十九名,装订工匠二百九十三名,还有制笔、制墨工匠数十名,总数超过千人。

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是武英殿。据咸丰二年(1852)成书之内府抄本《钦定总管内务府现

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设有书作、印刷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折配、装订等职。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印匠等,共八十四名,分办各作之事。一部书排印多少份,需明确印刷部数,而且从纸张到函套到包角用料以至书套里缝用线等都指示得十分详细。“为装潢上传《庭训格言》清文一部,汉文三部。每部一套一本,做蓝仿丝套,蓝仿丝面页,黄绢签,包角,穿线。每套用仿丝三尺二寸,里缝四寸,面页七寸,共用蓝仿丝二十尺”。在用料方面,清宫内府本以开化纸、宣纸、榜纸、棉纸为主,还有连史纸、粉连纸、高丽纸、竹纸、毛边纸、毛太纸等。印刷及成书用料主要有:朱砂、广胶、银朱、白芨、雄黄、红花水、藤黄、绫、罗、绸、缎、绢、黑炭、白蜡、顺德红纸等。初期多左右双栏,康熙以后以四周双栏为主,白口,版心记书名、子目名、卷数、页数等,封面多为黄绫、红绫、仿宋锦,也有绸、绢、绳、罗等,许多珍本多以黄、绿、白等各色绫包角,基本上以二珠线四眼装为主,间有六眼装、包背装等;仿宋锦、黄绫、蓝布套四合、六合、云头书套,象牙、白象牙、泡红象牙、玉、骨质书别等。

3. 古籍修复原则

国家图书馆自成立之初即有专门从事图书修整工作的人员。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成立了图书修整组,完成了《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及一大批敦煌卷子、善本和拓片的修复。修复人员在长期的修复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即“修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该原则来自修复实践,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成为指导我国古籍修复工作的主要原则。

(1) “修旧如旧”

古籍具有“三性”特点,即“文物性、资料性、艺术性”。其“文物性”主要体现在其装帧形式和载体材料上。修复古籍时必须将古籍的装帧形式与载体材料视为古籍文物性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整体。修复时不可任凭个人的理解来随意添加、更换和改变古籍的装帧形式和载体材料。其“资料性”主要体现在书页上面书写或印刷的文字、板框及书根字迹中,古籍修复历来提倡“片纸只字”不能丢失,强调的就是保持古籍数据的完整性。其“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古籍的书衣、书签、丝线、书角、书口等部位是否平整,相互间的比例是否恰当,颜色的搭配是否和谐等。修复时应当重视有关“艺术性”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国家图书馆善本库内收藏的“善拓”,其装订就很特别,每个纸捻都盘成圆形,远观这些纸捻像一枚枚纽扣,近看像一条条盘龙,与通常所见纸捻单纯捻开的单一形态迥然不同,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很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整旧如旧”是指古籍修复时必须保持本身具有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必须摒弃那些对古籍“三性”产生影响的错误做法。

根据经验,在修复古书时,要特别注意两种错误:

一是切勿以“方便使用”为目的而更换书皮。以往修复中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如将书皮更换为统一的磁青色,更换理由是磁青色颜色稳重,且结实耐磨,有利于保护图书。但是古籍的原封皮使用的材料、质地、样式各不相同,构成了不同时期古籍的艺术特色。存世古籍书皮有纸本也有绢本,有印花又有撒金,可谓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令人赏心悦目。书皮是书籍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将其与书芯视为一体,决不能轻易更换。

二是要注意保留已被改装的书籍装帧形式。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而使书籍改变原有装帧形式的事例很多,其中改装最多的是蝴蝶装书籍,改装的形式有多种,如包背装、线装金镶玉等。如何对待前人的这些改装,有两种做法可供选择:一是恢复书籍的本来面目,即恢复其原有装帧形式;一是保持现状,即保持改装后的书籍装帧形式。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书籍之所以出现了多种改装形式,既有前人的主观认识问题,也有客观修复技术发展过程的印记。由于这些改装书籍年代久远,其自身已经具有了新的历史文物性。而这一新的文物性又成为了研究书籍版本的重要凭证。同时,如果深入研究这些改装书籍便会发现其潜在价值。会发现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更主要的是这种变化勾勒出了古籍保护技术发展的脉络,这一脉络成为了研究古籍保护技术发展的难得史料。因此,对于前人改装过的书籍装帧形式不宜轻易恢复,应给予保留。

(2) 抢救为主,治病为辅

“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是指集中力量优先修复那些毁坏严重、濒临灭绝的古籍,根据破损程度,将古籍按轻、重、缓、急加以合理排序,解决了破损古籍修复的先后问题,使修复工作由无序变为有序。

目前对古籍危害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纸张的老化与酸化。据国家图书馆近年所作的《关于善本特藏图书纸张酸度的检测报告》,古籍纸张的酸化现象正在日趋加剧。20世纪60年代测试pH值为中性的纸张,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平均降低了一个数值。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气污染造成的,特别是二氧化硫,它被空气中的氧催化氧化后,在文件内积蓄了硫酸盐和游离的硫酸,充当了使纸张酸化的杀手。而且纸张酸化情况一直处于动态发展,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今后一段时期内,修复工作要将重点放在抢救老化和酸化古籍上面。集中有限的修复力量抢救那些pH值在5以下的古籍。要按照古籍保护计划的安排,认真做好破损古籍的定级工作。摸清古籍的破损数量和破损程度,使今后开展修复工作能够有的放矢。

(3) 最少干预

“最少干预”是要求最大限度控制修复行为对古籍的影响程度。不论使用何种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都会或多或少地造成古籍原有形态的改变,这种改变只会使古籍的文物性逐步降低,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古籍完全丧失其原有特性。因此,过多干预的修复行为必须禁止。

“最少干预”修复原则是针对修复中存在“过多干预”的现象而制定的。如在修复过程中,过量使用修复材料,或采用一些本来并不需要采用的修复措施。本来可用窄纸条可补好的破损,却用托裱的方法修复,在古籍上添加了本不需要的材料,既浪费了资源,也干扰了古籍原始文献信息。

贯彻“最少干预”要特别注意防止片面性,即“不干预”。面对已经破损的古籍,有的人认为书籍只是出现了一个小口不必修补。殊不知,如果此书不停止阅览,经常被翻阅,现在的小口日后必然演变为大口子。这样的结果使修复用工增加不说,更重要的是使古籍受到了损伤。

(4) 过程可逆